

昭代記

鹽谷世弘編修

台徳大君記一
起慶長十二年
止慶長十六年

U 5

671

1



卷之七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from the reverse side, enclosed within a light blue rectangular border.

門 5
號 671
卷 1

昭代記

台德大君諱秀忠烈祖東照宮第三子母西鄉

氏戶塚五郎大夫忠春女後以天正七年己卯

七月七日生于濱松城少名長麻呂兄信康賜

死故立為世子十三年以青山藤七郎忠成後常

陸內藤彌三郎清成後修為傅十五年八月天

皇以世子為從五位下藏人頭明年正月進正

五位下十八年關白豐臣氏伐北條氏政徵兵

諸道烈祖遣世子見關白關白大喜曰佳兒不

昭代記卷一

嫻都風令夫人梳髮更衣親佩雙刀名曰秀忠
攜出謂其從者曰汝主以我爲有疑乎胡爲使
幼兒遠來行禮留兒非我志也今改兒之儀容
還之欲令乃翁喜之汝等宜護衛以速歸厚賜
從者世子歸烈祖曰秀吉不留兒必欲假我海
道諸城也果如其言從圍小田原關白召世子
觀其軍衆且賜鎧親爲撥之撫背曰使兒多福
如我矣及小田原平從遷江戶關白薦爲侍從
叙從四位下以酒井右兵衛大夫後雅樂頭忠世爲
傳十九年十月爲左近衛權少將兼武藏守尋

轉右近衛中將拜參議文祿元年九月進從三
位權中納言世稱江戶中納言先是關白秀吉
讓職秀次自稱太閤是歲太閤征朝鮮出次名
護屋行營烈祖率兵會之世子居守二年太閤
側室生男太閤喜而還大坂烈祖亦從還轉入
京師世子如京師賀豐臣氏是歲大久保相摸
守忠隣爲傳四年烈祖將歸江戶預料太閤欲
廢秀次臨發戒世子曰秀次必甘言誘汝汝勿
從太閤果誣秀次謀叛遣使詰問秀次陳謝誓
無他不聽秀次欲挾世子爲質昧爽遣人戒世

子夔。大久保忠隣知有變，辭以世子在寢，使者去。使土井利勝奉赴，伏見城。衆欲從，問道利勝，令由大路，往見太閤。太閤大悅，曰：「真新田公之子也。」遂殺秀次。太閤養故淺井長政第三女爲己子。配諸世子。九月十七日，行大婚禮。慶長三年，聞太閤病，馳往京師。既而薨，未發喪，物議騷然。大久保忠隣使人陽爲自東來，令曰：「夫人病篤，以世子東歸，衆請白之。」忠隣許諾，已出，然後使人白之。會津之役，先烈祖發江戶，以諸部六萬九千餘人，次宇津宮，而石田三成遣刺客刺

烈祖，刺客刺水野忠重。會堀尾吉晴在座，斫刺客，事起倉卒，訛言吉晴殺忠重。時吉晴子忠氏從宇津宮軍，左右請收之。世子曰：「吉晴忠良，必無此事。縱有之，我知忠氏爲人，必不相黨也。」既而實報至，人服其明。烈祖反旆西征，世子自東山道會美濃，榑原式部大輔康政爲先鋒，衆凡三萬八千。大久保忠隣本多正信從焉。至信濃，真田幸村奔伊勢山砦，走保上田。世子欲攻上田，徙營漆谷，縱士卒火村里刈禾。城兵出爭之，我兵見之進戰，城兵退。正信不欲攻城，謂世子

曰彼懼大兵不必出軍行無妨徑往會美濃康政忠隣然其言而世子按視敵城城將真田昌幸出偵之世子命擊之康政麾兵欲絕其後昌幸退入城我兵尾之忠隣司旗杉浦久勝與牧野康成司旗費掃部進旗踰堞欲拔城疾呼招後騎正信怒其犯軍律令止戰白世子命忠隣康成誅二司旗康成子忠成惜先登者被誅與偕出奔忠隣子忠常亦欲與久勝奔久勝聞之嘆曰何以臣故累郎君遂自刎死於是使仙石久秀越前守森忠政右近大夫備之而西昌幸不敢尾

烈祖使人告戰期會霖雨水漲使者淹留三日世子至妻籠聞命晨夜兼行不能及期追至大津行營烈祖愠託疾不見世子攬涕而出康政忠隣正信等請見弗許使井伊直政辭之直政位望在諸將右又爲公子忠吉婦翁出傳命因颺言曰儲君逗擻不及大事公等亦焉得不任責諸將惶恐而退獨酒井忠利備後守留謂之曰儲君後期以攻上田爾公不必深咎子何遽諾之爲直政曰吾爲儲君歎恨惡得無言忠利作色曰藉令儲君失驩於公子勲戚也宜彌縫之

今乃衆彰其過。果何意乎。猶有餘言。吾意決矣。撫刀而進。在座救解。乃止。衆指目曰。忠利今日之勇。軼前時武功遠矣。本多正純入白曰。逗撓之咎。壹由於正信。請罰正信。以暴儲君之無過。康政請問入見曰。公怒儲君之失期。然公不預告會戰之期。而獨急進師。是公亦誤儲君也。烈祖曰。去月晦遣信報之矣。康政曰。本月九日世子詣小譚。始得信報。於是倍道兼行。然山路嶮巖。加以淫雨。士卒疲困。不得速進。所以後也。烈祖遽召使者問狀。曰。河水暴漲。是以愆滯。康政

復白曰。今公以軍旅之事。誦讓世子。世必以世子爲不武。夫家庭之事。固宜責其不逮。今以戎事責之。非獨世子損威武。公亦負謗天下也。烈祖意稍解。既而烈祖召忠隣曰。我多子。誰宜爲名者。忠隣曰。公何出是言也。納言既爲世子。天下所俱知。况天資仁孝。謀慮淵深。誰敢間之。烈祖默然。他日復召直政。康政忠隣。正信及本多忠勝。平岩親吉。詢之。直政右。下野守忠吉。忠勝親吉亦褒忠吉。勇正信。欲立參河守秀康。曰。立長理順。舉勇國強。既長且勇。莫參州若焉。忠隣

曰參州既出後結城氏世子立既久寵爵又隆人心繫焉况仁恭寬洪有人君之度野州雖勇何能及焉康政然忠隣言正信固執前議不移忠隣曰此孰非公之子亦孰不勇夫哉定禍亂無若勇武至於繼體守成非德兼文武不可且大卒一搖則人心疑貳人心疑貳則國家必危建儲大事臣辱居保傅之任雖愚敢挾私其間耶若從臣言社稷萬世之福也議未決而罷居數日復召直政等曰吾熟思之忠隣言是吾不復易慮矣僉拜曰台命洵善臣等敢不謹奉世

于遂先烈祖之大坂明年移伏見朝于京師拜從二位權大納言九月歸江戶七年烈祖以關東地二十萬石供世子厨資八年兼右近衛大將左馬寮御監是歲世子嫁女于豐臣秀賴九年七月竹千代生十年二月朝于京師諸侯兵十餘萬從之四月十六日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中納言藤原光豐奉策命就拜世子征夷大將軍正二位內大臣淳和并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賜牛車隨身兵仗右大將如故自此號烈祖曰大御所廿六日入觀謝恩六月至自京

師七月課諸侯十餘重修伏水城伊勢美濃尾張參河遠江大水八月東海道大水九月土佐國主山內一豐卒子忠義襲封二十四萬石是月定軍令十月烈祖歸江戶本鄉美作守信富卒信富若狹人舊仕足利氏明習典故大將軍之拜征夷也召詢故事爲謁者以其耆老賜宅伏水使永井直勝撫視江戶置謁者益自信富始十一月淺間嶽火發踰月而燔十二月始置書院番四部以青山伯耆守忠俊水野隼人正忠清內藤若狹守清次松平越中守定綱爲番

頭東洋揚波俄開一島徵故中納言秀秋家宰平岡石見守賴勝封德野美濃萬石黑羽領主大關左衛門督資增致仕令甥彌平次政增襲封二萬石是歲令金工後藤光次更造方金初上杉氏有佐渡毛利氏有石見皆出白金豐臣氏移上杉氏而收佐渡然無衍利及烈祖收二國使甲斐人大久保長安掌坑務居二歲得數萬斤長安又採於伊豆利等二州乃因豐臣氏故製造金幣南蠻傳薦種民喜種之烟管製造徧天下朝議憎其無益也下令禁之

慶長十一年丙午正月執事內藤修理亮清成
青山常陸介忠成罷職烈祖嘗獵于武總間見
禁地內有張罔擬捕鳥者怪而問之里正荅以
青山內藤所許烈祖恚曰將軍豈不之知乎大
將軍聞之懼欲誅二人令阿茶道其意且請寬
宥不荅乃召本多正信謀之正信乃適烈祖宮
請間曰臣有所深恐而來矣頃者將軍聞太公
有怒於清成忠成將賜死臣甚怜其過小而罰
重也臣老矣奉事將軍則有微失尚不免誅自
今以往請得在太公側以保首領烈祖意解因

有是命大將軍天資懿恭醇謹其事烈祖最敬
雖一事之微必咨稟而後行聞或有微觸意輒
惶懼戰慄如無所容阿茶老宮人也慧而愿復
逆詳審不措一辭屢奉內旨往來兩宮於事有
所彌縫正信深沈多智善敷奏其所謀謨多目
語領領而定未嘗抗辯面諍大將軍常以長者
待之烈祖亦親之如朋友所言莫不納焉命修
拓江戸城賦役於池田福島加藤黑田細川淺
野等二十諸侯令藤堂高虎督其事高虎置拏
於江戸尾張人朝岡平兵衛試射於京師得長

壽院後廡。箭達者五十一。爾後射家相承。爭巧力。卒以院廡爲射科場。云。二月朔日食。仙臺少將伊達政宗邀享烈祖于其邸。烈祖予近江下野田萬石。以爲朝宿邑。政宗又享大將軍。從此兩大君屢游諸侯邸。以罄歡。巨藩益親附焉。三月東土雨雹大雷。烈祖如京師。將老于駿府。因留四日。相攸而行。五月館林城主榭原式部大輔康政卒。年五十九。長子忠長先沒。次子忠政出爲外祖父。大須賀康高後。故三子康勝襲封十萬石。大將軍聞其病。使執政酒井忠世土井

利勝問之。又屢遣醫及侍臣報狀。烈祖亦使村越直吉問。及卒。大將軍震悼。令阿部正次弔且賜賻。烈祖使村上吉勝弔之。康政自幼從軍。屢爲先鋒。每以寡克衆。所愛鐵槍名裁箕。執以而鬪。身無完膚。及海內既定。以開國元老兼世子傳。尤蒙優禮。嘗欲益封水戶二十五萬石。固辭不受。時本多正信握柄。威燄熏灼。康政以爲大臣爭權。非國家之利。故晚節恬退自守。不爲校議者服其器度。越後國主堀左兵衛督秀治卒。子忠俊襲封四十五萬石。六月下館城主水谷

伊勢守勝俊卒。子勝隆襲封三萬二千石。封大
番頭水野備後守分長於新城。河食一萬石。松
坂城主古田兵部少輔重勝卒。子幼。使弟重治
大膳襲封五萬五千石。初諸侯從江城役者。以
三月會。藤堂高虎經基址。審曲面勢。遂興諸藩
漕。巨木輓大石。分程戒期。晨夜併手。至此竣功。
宏壯爲天下第一。褒諸侯勞。賜物有差。各罷就
國。幕議又以禁中規小。展之。令列侯助工。越前
中納言秀康督役。斥移公卿第邸。以廣王宮。改
築周垣。使侯伯鑄名砌石。以詔後世。先是長濱

近城久圯。課近江美濃飛驒修之。金森出雲守
可重視役。既成。移駿府城主內藤豐前守信成
封之。命之曰長濱。西控城攝。北制賀越。爲近畿
之要衝。置汝于此。所以備要阨。警衛王城也。戒
之哉。織田河內守長孝卒。子長則襲封萬石。八
月南海山陽二道大風傷禾。西尾隱岐守吉次
卒。子丹後守忠永襲封萬二千石。九月賜薩摩
國主島津忠恆偏諱。及松平氏。改曰家久。從此
異姓鉅藩相繼。賜族勅陞參河大樹寺比勅額。
加藤堂高虎以備中田二萬石。賞督大城役也。

賜季弟賴房下妻城五萬石十月桑山治部法
印宗榮卒分其地爲三賜子及孫初烈祖之在
京師也延聘處士林信勝見之信勝夙以該博
強識稱一日群會試問史子僻義數條應荅如
響滿座驚嘆諡曰自今當源源而來至此召爲
博士信勝京師人也足利氏時幣用明永樂錢
經久漸耗物價不平於是命鑄新幣與永樂錢
並行京師豪商角倉光好其子貞順皆有智巧
諳水利上言疏鑿西川以通丹波漕運就管舟
筏益致富而民皆便之十二月大將軍獵于古

河于下妻遂巡覽常陸是歲辭內大臣烈祖賜
書暹羅占城徵其朝貢尋二國來互市
十二年丁未正月關東地震大雪課美濃飛驒
參河遠江諸侯城駿府烈祖嬰病彌留頗有訛
言二月張四部散樂下令縱觀二大君率諸侯
羣臣臨焉訛言乃止初榑原康政兄清政傳故
世子信康信康之敗棄官而亡依康政于館林
烈祖憫之於是召祿以三千石守衛久能城尋
卒長子清定留仕館林故令少子照久承後德
野領主平岡石見守賴勝卒子賴資襲封萬石

三月尾張中將忠吉卒于大久保氏第。大將軍友悌天至，雖聞大臣易嗣議，毫不介意，倍敬重井伊直政等。尤與忠吉親愛加深，忠吉亦謂大久保忠隣忠也。遇之彌隆，大稱曰：真社稷之臣也。每東觀常館其第，大將軍聞病重，親往視之。中使項背相望，昕夕審其狀，聞少安輒喜，不則憂，湯飲不下咽。及卒，悲傷不自堪，左右爲之感動，以其無嗣，除封從弟義直于尾張，食六十萬石。令平岩親吉居犬山，以撫封興國寺城主天野三郎兵衛康景與其子宗康。對馬守封出亡。

初康景採伐竹木備修築用，有夜盜之者，因使步卒守之。一夜群黨來劫，卒刃之，殪一人，餘迸散。還訴邑宰，矯言爭鬪被殺，地係官邑，邑宰馳入康景，令曰：恣殺公邑民，宜斬其人，抵命。康景不服，曰：殺盜天下之公法也，當彼來奪，焉知其爲縣官之民。縱令知之，既已劫暴，安得不刃之。我之置卒所以防盜也，盜帥群來暴，卒從吾令以防之，奈之何。誅之。及烈祖如駿府，公邑民輅駕三島，申前訴。烈祖雅知康景忠清也，疑之，欲更審訊之。本多正純稱密旨來，諗曰：被殺者爲

公邑之民殺之者乃私邑之卒爾。子之卒籍無咎，烏得伸私愛以屈官之威？子盍戮其卒以謝罪。康景曰：枉直爲曲，吾豈忍哉！與其殺不辜，吾寧負戾。孰與執私意以損官之威？遂去。不知所終。四月，命蒲生伊達上杉佐竹等東陞十餘侯。造江戸天守樓。閏月，越前中納言秀康卒。年三十四。子忠直襲封六十七萬石。次子直基承結城晴朝後。秀康俊邁有智略，最留心於政治。其就封也，首擢本多富正爲宰，論群士功等行賞布惠，務察下情，訪民所疾苦，除害釐弊，薄征稅。

獨地于錢，四民莫不欣戴。大將軍特愛重之。自越至江戸，百四十里，沿途有賜邑，以便供億。每朝覲，必命監史修繕驛亭，拚掃道塗，遣使于中道，副以鷹犬，令之所在游獵。及近郊，也有時親迎勞，或使貴戚輔臣至，則宴饗贈遺極罄。其歡心嘗朝江戸，抵碓水關，關法禁齋火器。秀康具銃隊入關，關吏呵之。卒曰：越前中納言也。吏曰：公法弗得私假。秀康忿，命左右抽刃而進。吏惶怖走。大將軍聞之，諭吏勿問。其優遇如此。忠吉之沒也，多殉死者。烈祖聞之，弗懌，曰：人臣欲竭

忠者須全身以奉嗣君。殉死何為。宰輔何不之禁。及此兩大君下手書以嚴戒之。以松平隱岐守定勝守伏水城。長田吉正長芝山正親兵小衛為市尹。小笠原廣朝越為司船。定勝詣駿府謝恩。烈祖言曰。伏水天下之要樞。吾欲居之。有所慮而未敢焉。今多實我器。峙穀粟。若有事則欲委任汝。勉旃。因賜朱麾鎧甲槍杷。定勝奉治懸川城。至此別賜五萬石。以懸川與其長子河內守定行。食三萬石。先是朝鮮俘囚歸其國。說我新政。朝鮮主心嚮之。五月遣呂祐吉丁好寬

來聘。詣江戶及駿府。自是每將軍繼統來聘。大將軍以宗對馬守義智周旋兩間。奏請為世襲從四位侍從。比十萬石侯室町氏以來。外國書信皆委僧侶。至此命博士林信勝掌之。遣大番頭水野市正忠胤渡邊山城守茂守伏水城。小田切大隅守昌吉櫻井安藝守信忠守甲府城。七月駿城成。烈祖徙居之。初以本多正信為江戶執政。於是以上野介正純為駿府父子並握樞機。權傾一時。正信時食二萬餘石。烈祖念其帷幄元勳也。欲大增封。辭曰。臣老矣。不任軍行。

雖增邑而無所用焉。烈祖曰：非欲使卿以此養兵也。欲得甘美以養老耳。對曰：以臣幸蒙寵光，宗室列侯，餽遺無虛日，何養之不足，竟辭之。正信尤畏盛滿，律身儉樸，常衣綿紬，屋室無華飾。吏民贈遺，一無所受。鹿島社請修祠，因賜材。祠官就正信謝恩，贈熟紙。正信笑曰：祠官受幣奉神者，非贈幣者也。却之。然鉅藩大國有贈賄，或公受之，筑前嘗餽金一壺，乃袖之而朝。眞諸堂上，烈祖莞爾曰：吾弗如也。八月，大垣城主石川長門守康通卒。子幼，令父家成再起撫封。飛驒

國主金森兵部卿長近卒，分其封賜二千。仲可重飛驒，叔長光小倉山。

二萬石

九月，橫須賀城主

松平出羽守忠政卒。子忠次襲封六萬石。烈祖命其部下久世廣宣坂部廣勝、渥美勝吉復撫其室，尋皆以讒得罪而廢。卒出亡。大須賀氏請而錮三士。忠政者榑原康政之長子，而繼外祖。大須賀康高後也。十月，烈祖如江戶，舉西城府藏黃金三萬枚、白金三百萬枚，貺大將軍。又設茶會，讌大將軍。以上杉景勝、佐竹義宣、伊達政宗爲接伴，皆手賜茶。十二月，弘前城主津輕右

京大夫爲信卒于京師。子信枚襲封四萬七千石。田丸城主稻葉藏人道通卒。子通時襲封五萬石。烈祖還駿府。府城災。烈祖與諸公子諸姬館於本多正純第。下令諸侯勿來唁。以內藤若狹守清次酒井備後守忠利青山伯耆守忠俊爲世子傅。是歲命角倉光好瀨富士河以通甲府漕運。引諏訪湖以通天龍河。

十三年戊申正月朔日食。再城駿府。採材于信濃。紀伊伊豆諸山。使諸侯助役。岩槻城主高力清長卒。年七十九。長子土佐守正長自少從軍。

數有功。先卒。於是嫡孫忠房承後。食二萬石。佐渡金坑壞。大久保長安更鑿於南部。采沙金及白金。又欲鑿於松前。松前志摩守慶寅辭曰。地僻而不毛。唯仰穀於隔海。不足以待礦徒。乃止。三月駿府城成。猪熊教利及一參議五少將一侍從結伴游蕩。密勾宮嬪五人。所在姦淫。事覺。天皇震怒。烈祖命京尹糾之。教利亡命。下令大索。次年獲諸西陲。五月狹山領主北條美濃守氏盛卒。子助氏襲封萬石。九月大將軍率諸侯如駿府。以賀新城。自是兩大君往來兩府。而諸

侯歲使使駿府賀正。十月內藤修理亮清成卒。子若狹守清次襲封二萬六千石。十一月野野市城主土方河內守雄久卒。雄久初仕織田信雄。累功封犬山。食四萬餘石。及豐臣秀賴時。石田三成謀除我烈祖。竊命雄久及大野治長刺之。事覺。幽治長于結城氏。雄久于佐竹氏。關原之役。烈祖赦雄久。使往說前田利長。還謁大津行營。雄久白曰。嚮者僕擬刺君。罪當萬死。烈祖曰。人各爲其主耳。弗念舊惡。古人所稱。今有勞。不可不褒焉。乃賜野野市田萬石。後又增五千

石。長子丹後守雄氏別賜萬一千石。故次子鍋之助雄重襲父封。食萬五千石。是歲筒井定次以淫虐。前田勝茂一作利宗以喪心。並收封。以勝茂邑八上徙封松平康重。以其地形不足以扼山陰。改城于篠山。課役淺野加藤池田福島藤堂諸藩。

十四年己酉正月。公子義直初就封。烈祖送抵名古屋。豐臣秀賴欲修方廣寺。復鑄金人如舊。初大閤鑄黃金造大法馬數十。以備不虞。一馬當銀金千枚。於是多鎔以資用度。西諸侯亦往

往漕穀以助役。淀臺發內使來江戶。請曰：孺子欲繼先志，再興治功，加以棟宇之設，經費宏濶，非易事。願藉手以濟事。大將軍遣本多正信如尾州，以告烈祖。烈祖作色曰：淀氏婦人，內府年少，未足多咎。以汝老成，猶不曉事，乃爲是言與正信。蹴然蒲伏，乃徐曰：汝宜審思之。東大寺聖武天皇所創，其嬰兵燹也。僧重源募緣再造，時鎌倉方興，始無所干預。勅額猶然，矧方廣寺豐家所營，孺子繼紹其家事耳。宰天下者，復何與焉。不惟方廣爲然，凡古刹名祠，係官之修造者，

亦宜酌量裁抑。至其新建者，皆當禁絕。胡必每請輒聽焉。大將軍乃謝大坂使者，遂與大臣議其宜。著爲永制。二月，烈祖還駿府，筑後國主田中兵部少輔吉政卒。子忠政嗣，以善養寺田五千石，加封酒井忠世。三月，加藤清正過大坂，見豐臣秀賴，遂朝于駿府。于江戶，諸侯承豐臣氏恩顧者，以大坂日微，事秀賴稍怠。獨清正寘邸大坂，每東行，多從士卒，必過省秀賴。時俗剃鬚，髻而清正長鬣自喜。本多正信以其私語之曰：以予觀於公，有可去者三。長髯一也。大坂邸二

也東行備兵三也。清正曰：吾戎服著頰甲，有髯以藉之，則肅然不撼。撤大坂邸，負太閤舊誼，不以兵自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清正愛士，麾下多材武。嘗曰：我欲得剛者，嘗刻意學相法，無益。唯樸茂、愿、慤者之死不貳耳。有木村又藏者，膂力絕倫。大坂輔臣欲爲秀賴，遴一勇夫爲之師，衆推又藏。又藏聞之曰：吾平生誓弗仕二君，征韓之行，與母氏訣，亦言此以安其意。今後吾君而東食於大坂，是事二君也。割肚而死，聞者哀。又藏志而躋，清正之善養士，淺間、嶽焚初

烈祖命島津家久征琉球。琉球在薩摩直南三百五十里，其先爲天孫氏，傳世久遠。保元中源爲朝配於大島，爲朝有勇力，威服島民。永萬中攻略諸島，遂入琉球。時天孫氏旣衰，國中亂，爲朝略一方有之，娶王族生子舜天，居數年，留舜天而還。舜天長而驍桀，會國人作亂，滅天孫氏，推舜天爲王，姓尙氏。七傳至玉城，而衰，其族分國爲中山、山南山、山北，皆始受明封冊。玉城裔爲中山王，永享中始通於我。足利氏命附庸于薩摩，自玉城四傳至巴志，復併山南山北。天正中

屢修朝貢請互市及征朝鮮議興中山王尙寧
失太閤旨懼而不來烈祖以海內無事蠻夷賓
服也令島津家久屢招之不至家久請伐之幕
議許之家久遣新納一氏等伐琉球樺山久高
以習流三千先抵德島獲琉球戍者三百人四
月薩帥至琉球攻那霸津琉球張鐵鎖于津口
架巨銃薩師不能上岸海濱有山險而多毒蛇
琉球恃而不置戍薩人縱火赭山而入取要溪
灘進攻千里山不利轉攻虎竹城疾拔之中山
王尙寧使弟奧志來乞降不許長驅而進五戰

呂克竟及國都擒尙寧及王子大臣數十人而
嚴禁抄掠安撫國民以六十日定琉球七月大
將軍以琉球賜島津氏永爲臣屬先是若狹國
主京極高次卒于忠高襲封九萬餘石伯耆國
主中村忠一卒無子國除
□□□□□□□□□□□□□□□□□□□□
城主岡部內膳正長盛爲龜山城主加二萬石
并舊食三萬二千石封松平越中守定綱於山
川食萬五千石烈祖使謂大將軍曰天下有事
將軍出征留後監國者只酒井忠利足以委任

莫貳矣。八月移田中城主備後守忠利更賜川越城并舊食二萬石如就封民有名備後者更命改名不肯曰家世名備後僕自少時無毫爲惡先衆赴役前期納稅何辜奪吾名忠利止更曰第舍旃彼是備後吾則備後守不相淆也烈祖聞之曰愛民宜若忠利哉瀨松城主松平左馬允忠賴卒以子忠重幼賜采八千石除瀨松村徙須本城主脇坂安治封于大洲食五萬三千石阿濃津城主富田知信封宇和島食十萬石藤堂高虎封伊賀加以阿濃津就治焉食廿

三萬石公子忠輝自受封信中暴戾無度嬖人花井遠江擅命其相松平讚岐山田長門驟諫且請斥群小弗聽二人如駿府白其狀忠輝在江戶聞之馳往駿府面陳亡罪以誣二人本多正純因媒孽之烈祖責二人賜死水下肥後守家定卒家定豐太閤夫人高臺之兄也太閤時封姬路二萬五千石庚子之亂持兩端及事平坐削邑給以備中田長子若狹侍從勝俊弃伏水守次子宮內少輔利房黨石田三成徇北陸皆坐褫封及家定卒烈祖特命分其田賜二人

高臺私勝俊不肯分利房烈祖怒再治勝俊前
罪沒入其田勝俊屏居京師號長嘯子歌詠自
娛以終其身利房及大坂之役提私屬從軍以
首功自贖封足守二萬五千石十月大垣城主
石川日向守家成卒年七十六先是家成既老
及子康通卒其子幼再起視事至是以外孫大
久保忠總爲後食五萬石初朝紳之獄天子欲
處極刑烈祖患之召京尹板倉勝重與大臣會
議乃令勝重入奏曰宮壺寬縱朝士帷薄之不
修其風有自來今遽行嚴刑恐傷陛下覆育含

容之德老臣願誅止首罪餘以減死論亦足以
振朝憲張廉耻天皇霽威許之十一月處猪熊
教利斬餘流竄有差公子賴宣幼而穎異有逸
氣烈祖鍾愛焉十二月改其水戶封舉駿河遠
江五十萬石授之安藤直次爲傅相近臣在駿
者率屬之將矣賴宣長別擇地自營而後予以
駿府因權以濱松擬賴宣治所以水戶封公子
賴房食廿五萬石烈祖召直次謂之曰賴宣尚
幼以予大封者以有汝在焉也直次剛毅有謀
慮以輔導自任賴宣嘗手刃侍豎直次聞之朝

直造其膝。晚曰：君非大御所之子乎？而舉動如此，將何以保大邦？以指擗其股，袴穿血流。後直次沒，賴宣摩其痕曰：帶刀之手也。浴時不使侍兒洗，曰：恐痕之消也。烈祖嘗使三公子侍，賴房最幼，抱置膝上，從容問其所欲。義直曰：願得大國。賴宣曰：願得良臣。最後賴房曰：欲得天下。烈祖愕然不言。擠墮諸地。大胡城主牧野右馬允康成卒，上田之役，康成司旗贊掃部先登，以其犯律，將得罪。康成子忠成時年十六，以掃部有功也，怜之，率偕出奔。康成坐失侯，尋皆被宥復。

侯至此，忠成襲封，食二萬石。封遠江傳相水野對馬守重，央於瀨松，食二萬五千石。越後國主堀忠俊尚弱，其相堀直清姦獍顯權，與庶兄丹後守直寄有郟。直寄食坂戶五萬石，直清譖而逐之。直寄奔江戶。直寄驍武善戰，會津之役有殊功。及見逐，人皆惜之。烈祖為公子義直將大城名護屋，賦役於加賀飛驒備前長門讚岐阿波土佐伊豫肥後筑後等十七侯，命以明年正月興功。先是，我商舶相次至阿媽港，烈祖因命原城主有馬晴信多付金幣，令商舶求香水夷。

民誘我商三百人掩殺之盡奪其載逃歸者三人而夷民不知也是歲阿媽港商船至長崎烈祖命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殲之使晴信助之圍以兵艦鬪方酣會流丸觸其火藥櫃海上震响人舟俱沒阿媽港髻舟以黑漆故世目曰玄船諸侯任子畢至命諸侯會同于江戸者踰年就封著爲令大將軍再錄宗義智功聽如朝鮮互市爲定其船額復增其額收諸侯藏船五百石以上者集諸淡路島尋運致於駿海及江戸海眞田昌幸安房守死于瀟所庚子之亂昌幸黨

石田三成與次子幸村據信濃上田城以抗我師長子伊豆守信之從烈祖西上及事平信之爲父請命乃赦死一等放昌幸幸村於高野父子常對奕消日陰講兵法及昌幸病篤嘆曰我有奇策不試而死可憾哉幸村問其計昌幸曰非汝所知也幸村色恨固請迺曰非少汝也汝雖材而未多經戰夫無功名不顯名不顯言不用以告汝無益也雖然試語焉不出數年大坂將尋兵脫招我爲謀主以兵二萬赴美濃以支東軍汝知其策乎幸村沈思良久曰非據要害

非保金湯。非待隣援。以烏合之衆。與關東十倍之師。馳驅於平原曠野。兒未知勝算何在也。昌幸曰。吾非謂能防東軍於此也。吾之善戰。天下所俱知。關東聞我出師於美濃。群疑滿廷。未必遽進軍。吾遠斥候。審其動靜。見機而退。陣于勢多。斷橋阻湖。又支東兵旬日。以張皇兵勢。天下聞其如此。則來集大坂者。將有七八萬人。於是遣兵燔二條。悉師保大坂。設柵於郭外。嚴備以俟。東軍來攻。挑之不出。誘之不應。辱之不怒。敵頓於堅城之下。曠日持久。糧餉不給。力倦氣疲。

將不堪其怒。而蟻附。則以伏待勞。弓銳蹙發。敵死傷日夥。而城中不損一人。於是馳使通信。以招諸侯。諸侯思太閤舊誼者。必有應之者。乃內外合力。批窾衝虛。可以却敵於百里矣。不然而離城分衆。四出野戰。則坐取滅亡也已。所恨者。修理兄弟不知兵。汝雖說之。必不聽也。幸村乃服曰。敢不謹記旃。

十五年庚戌正月。豐臣秀賴使伊東丹後守長實聘駿府賀正。後以爲常。烈祖鬼于田中。于中泉。以內藤忠重爲世子傅。徙小見川城主土井

利勝封之佐倉增一萬二千餘石并前食三萬二千餘石二月大將軍適駿府時越後國主堀忠俊與其相堀直清在駿府堀直寄來訴兩大臣親聽訟直清辭屈烈祖怒曰直清傾邪忠俊屏劣不可以爲人上遂除其國幽忠俊于岩城直清于山縣錄直寄舊功封飯山食三萬石直寄原姓奧田氏其父直政仕堀秀政忠而有功秀政因予其氏大將軍遂獵于參遠諸山勲舊諸將多從之列卒二萬餘人本多忠勝自桑名來謁曰往年老夫從太公拒武田信玄于茲爾

時以信玄爲衆盛不可當也今將軍之衆什倍信玄矣烈祖割越後益少將忠輝併舊封川中島爲五十三萬石治于福島令柴田村上二城主爲附庸忠輝已得大封汰虐滋甚始失歡於烈祖三月大將軍還江戶高松城主生駒讚岐守一正卒于左近將監正俊襲封十七萬餘石是春爲義直城名護屋課前田氏以下十七國役諸侯城篠山者告竣又命助名護屋役福島正則謂池田輝政曰土木荐興我輩困弊若夫江駿所不敢辭此等私役亦驅役我輩何也子

爲駿府愛婿。蓋爲言之。加藤清正奮髯曰。左衛門何出此言也。不欲助役。則盍速反。不能則豈若無言。皆大笑而罷。烈祖聞之。燕次語輝政曰。有厭役者。宜速就國。高壘深溝。以俟我旆。諸侯聞之。懼併力就役。數月而成。五月。佐土原領主鳥津右馬頭以久卒。子忠興襲封三萬石。六月。鴻巢領主伊奈備前守忠次卒。子筑後守忠政襲封萬石。忠次強力有材幹。初以八州司郡兼甲斐縣令。明賞罰。勅法令。勸民務稼穡。正經界。浚溝洫。就海煮鹽。采山爆炭。桑麻楮漆。金銀銅

鐵。烟硝藥卉。凡土所產。莫不盡地力培植之。常巡視州郡。尋水脈利灌溉。開墾者百餘萬石。是以稅增而民富。烈祖賞其功。賜墾田十之一。甲斐有賊大藏者。驚悍多黨。忠次親往斬之。居職十餘年。寬猛相濟。威信並行。部下練達事務者。甄拔爲公臣。以故吏胥懋其職。百務悉舉。八州根本之富強。忠次職有力焉。移黑野城主。加藤左近大夫貞泰封米子。食六萬石。封今尾領主。市橋下總守長勝。矢橋二萬餘石。移龜山城主。關長門守一政。於黑坂。食五萬石。五畿大風雨。

七月封細川玄蕃頭興元於茂木食萬石增封
加納城主松平攝津守忠政四萬石爲十萬石
移作手城主松平下總守忠明於伊勢龜山食
五萬石移立花左近將監宗茂於棚倉食二萬
石八月島津家久攜琉球王尙寧來謁駿府獻
方物細川藤孝卒年七十七藤孝生長兵間好
學善歌詠諳練朝章室町奕世典故靡不通曉
及老于京師烈祖使永井直勝屢往問禮江戶
制度儀章多其所定九月大將軍引見琉球王
尙寧命島津氏歸俘囚新發田城主溝口伯耆

守秀勝卒分其封與長子主膳正宣勝五萬石
次于伊豆守善勝萬餘石十月烈祖如江戶大
將軍泣大久保忠隣第忠隣沈毅而純厚寡言
語饒謀慮初爲駿府奉行督參遠五州軍事剖
決如流事無留滯其所與善陰規之曰子之視
事非不辨然恐失人臣體忠隣曰謹承教從此
益沈默人愈憚之吏嘗在朝鬪鬪烈祖曰汝等
盍默焉忠隣今至矣一日從軍臥病於營舍士
卒不奉法更恐得罪相謂曰相州何不來烈祖
馳人問病且曰少間便朝忠隣至營中肅然既

握國鈞愈滋畢精輔翼大將軍尤倚賴焉桑名城主本多中務大輔忠勝卒年六十三長子忠政襲封十萬石忠勝祖忠豐父忠高叔忠真皆死事忠勝十四歲從軍大小五十餘戰常先登而未嘗蒙一創大久保忠教嘗曰赴戰之日誰不期魁功而每被平八先可謂拔類超群之士哉豐太閤嘗舉當今猛將云西有立花東有本多忠勝遺命以餘財予次子忠朝忠朝曰宗國多經費我受支封足以自給雖荷先考至愛而義不敢受兄弟相讓久之宗族父兄諭平分

忠朝聽命曰且寘旃以誨我不時之需及大坂事興忠朝曰事幸措辦矣卒不取一金忠朝壯武類父而有識解豐太閤嘗予一兜牟忠勝曰相傳此佐藤忠信之冑戴忠信冑者方今除汝無其人故以付焉忠勝示之子弟忠朝弗悅曰大人英名蔽四海忠信乃判官一陪臣爾何榮之有足利氏時與明國通互市交印以勘合大內氏世掌之天文中亡失勘合印乘以喪亂互市遂絕比年明商船多臻烈祖乃命執政作書托明商與其福建官司請依故事復交勘合印

福建不報而商舶至者不絕。民間藝蔦草者復
寔多。縣官禁之弗已。卒廣占良田。於是下令嚴
其禁。十一月朔日食。烈祖還駿府。十二月吉田
城主松平玄蕃頭家清卒。子民部大輔忠清襲
封三萬石。使安藤帶刀直次爲公子賴宣傅相。
聽駿府政如故。

十六年辛亥三月。烈祖朝京師。由天皇將讓位
也。先是朝旨欲拜烈祖太政大臣。且賜菊桐章。
辭曰。帥範一人。儀刑四海。老臣安能任焉。菊桐
章者。昔賜諸足利某矣。新田足利爲清和之兩

統。臣家康辱新田之裔。而拜天賜於二百年之
後。則是使祖先家有優劣也。是以不敢苟欲錄
微功。伏冀追贈之典。得及泉壤。何榮加旃。於是
贈曩祖大炊助義重鎮守府將軍。考三河守廣
忠從二位大納言。是月皇太子受禪。是爲後水
尾天皇。烈祖命諸侯修上皇宮。多置供御地。烈
祖自京師使人謂豐臣秀賴曰。自結婚未相見。
恐生物議。願一來以定衆情。淀臺欲不遣。嫡母
淺野氏使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諭。淀臺二將因
白曰。臣輩以死守衛。必無慮矣。片桐且元亦告

勸之乃遣秀賴。遡淀河入京師。二將以弓銃夾岸而北。福島正則稱病不從。守大坂。烈祖使二公子義直賴宣迎之東寺。清正幸長以下二十一人徒步護輿。入二條城。烈祖出迎之門。相見于正殿。烈祖南鄉坐。諸侯將士擁衛左右。秀賴北鄉坐。清正幸長在其後。秀賴進以名刀二口。駿馬一匹。黃金三百枚。及錦緞若干。其公族將領各有所贈。烈祖酬以二刀三鷹十馬。饗畢而還。四月烈祖使二公子往大坂謝之。厚加贈遺。乃歸駿府。紀伊國主淺野彈正大弼長政卒。長

子紀伊守幸長襲封三十餘萬石。烈祖最與長政善。致仕後亦時召見。與圍棋。及其沒不復奕也。先是大將軍賜長政常之真壁五萬石。以資養老。長政辭曰。身既乞骨。賤息享大封。莫須餘饒也。烈祖召長政言曰。將軍欲與卿田。豈非幸也。若以爲剩。百歲後毋以分子。庶子與長政乃拜受。至此以真壁賜其季子長重。五月肥後國主加藤清正卒。子忠廣襲封五十四萬石。以忠廣幼。使藤堂高虎往視國事。清正與豐太閣同里。聞起身農畝。大小百餘戰。體無一創。晚節好

誦魯論悔不夙學嘗曰昔聽前田利家說託孤章爾時不解何謂今而思之大節可奪者非人也愛養士民大敷惠政又精築城術妙諳水利每有興作跨馬揚鞭指揮其所規畫溝渠堤坊百世不可易民懷其仁士服其勇智祠而祭之號曰清正公大權現十一月大將軍狩于鴻巢時烈祖狩于川越及金川大將軍就朝焉大將軍孝思摯篤每烈祖出日使近臣候起居或親自往所在供億纖悉不遺烈祖甚歡當是時夷蕃入貢乞互市者二十餘國皆許之與璽書乃

以長崎爲互市地禁依泊他港初豐臣氏禁耶穌教既而禁弛喁蘭人耶楊乎上變告倡蠻教者皆覬覦非望乃令海內檢蠻客逐之前後所誅殺廿八萬人我民奉其教者命僧諭之不聽者處流斬置耶楊子于江戶東郭厚視之又有告有馬晴信修蠻教次年放晴信于甲斐尋賜死其子爲烈祖義女孫塔因得襲封蠻人間之懼曰日本人有三眼是歲角倉光好請引京師鴨河通伏水民甚便之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several rows of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